

评点本 金庸武侠全集

连城诀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

连城诀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图字 01 - 97 - 1974

著作版权属于金庸

评点版权属于文化艺术出版社

启 事

评点本《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是文化艺术出版社拥有合法版权、陕西省新华书店总发行的正式出版物。凡发现非法盗印、销售者，请及时向执法机关举报。

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
陕西省公安厅依法治理办公室

1998 年 7 月 8 日

举报电话：

文化艺术出版社(010)63457058

陕西省公安厅依法治理办公室(029)7215051 转

连 城 诀

金 庸 著

严家炎 评点
孔庆东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)

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375 字数 298,000 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0000 册

ISBN 7 - 5039 - 1766 - 0/I · 781

定 价：22.00 元

《连城诀》总论

严家炎 孔庆东

《连城诀》并非金庸最重要的作品，却依然写得形象鲜活，情节曲折，技法圆到，很有艺术魅力，思想上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小说借江湖群豪争夺一座价值连城的神秘宝库的故事，集中展示了贪欲所导致的人性严重变态。所谓“连城诀”，就是这座宝库地理位置的密码，它隐藏在一套唐诗剑谱中。为了夺得这《连城诀》，同门师兄弟万震山、言达平、戚长发竟然相互勾结，杀害了师父梅念笙；三人内部又相互暗算，残杀不止，祸延狄云这样老实无辜的徒孙。戚长发因连城剑谱得而复失，迁怒于女儿戚芳，眼看她落入仇家的虎口竟不施救，完全置亲情于不顾。而为宝藏着迷、必欲取之的凌知府，不仅拆散女儿凌霜华与丁典的婚姻，还残忍地活埋了女儿。可以说，贪欲驱使人们丧心病狂，失去人性，变成了兽类。

书中人物之一，老实憨厚的狄云实在想不明白：“一个人世上什么亲人都不要，不要师父、师兄弟、徒弟，连亲生女儿也不顾，有了价值连城的大宝藏又有什么快活？”广大读者同样想不明白这个问题。这就是两种人生观的对立。

小说结尾一章“大宝藏”尤其震撼读者心魄。当金铸大佛像及其肚内珠宝的秘密逐步显露时，不但费尽心机、功亏一篑的言达平当场丧命，连杀他的戚长发也突遭万震山的偷袭。而在危急关头出手救了师父性命的狄云，反又险些被戚长发所刺杀。真是“我不杀你，你便杀我”！此时的戚长发，由于不能独吞这个宝库，“声音中充满了贪婪、气恼、痛惜，那声音不像是人声，便如是一只受了伤的野兽在旷野中嗥叫。”最后，闻风而至的大群江湖豪客，江陵知府凌退思及其数十名兵丁，也都纷纷赶到现场，投入抢夺珍宝的行列。小说通过狄云的眼睛写道：

这些人越斗越厉害，有人突然间扑到金佛上，抱住了佛像狂咬，有的人用头猛撞。

狄云觉得很奇怪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就算是财迷心窍，也不该这么发疯？”

不错，他们个个都发了疯，红了眼乱打、乱咬、乱撕。狄云见到铃剑双侠中的汪啸风在其中，见到“落花流水”的花铁干也在其中。他们一般的都变成了野兽，在乱咬、乱抢，将珠宝塞到嘴里。

狄云蓦地里明白了：“这些珠宝上喂得有极厉害的毒药。当年藏宝的皇帝怕魏兵抢劫，因此在珠宝上涂了毒药。”他想去救师父，但已来不及了。

小说开头，戚长发曾教授徒弟“躺尸”剑法。迨至结尾，果然“躺尸”遍地。一部《连城诀》，惨烈至极，俨然一幅人间地狱图。狄云若论武功，已是江湖一流，然而如此江湖，如此世

界，纵然人莫予毒，生于其间，又有何乐趣可言？只得退居雪谷，与水笙相厮守了。如果说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法写出金钱毁灭亲情、迷人本性、使人异化的话，那么金庸的《连城诀》则以较多浪漫夸张的笔法体现出相似的主题，收到了殊途同归、一样震撼人心的效果。这也许就是小说《连城诀》的主要价值所在。

本书副线部分，写了血刀门藏僧与南四奇“落花流水”的斗争，其中血刀老祖与花铁干两个人物形象，堪称金庸的出色创造。血刀老祖的鲜活形象，是在几场惊心动魄的拚杀中有力地显示的，令人难以忘怀。花铁杆从侠义道掌门到精神崩溃，跪地求饶，又到欺凌弱者，遮掩丑行，成为大奸大恶的人物，这一变化揭示得极其深刻和真实。

《连城诀》的情节属于夺宝模式，然而不一般化。它不像许多武侠小说写邪恶势力终究灭亡，正义力量定然取胜。在这里，出污泥而不染的凌霜华悒郁致死，武功高强的丁典中毒而亡；“落花流水”南四奇中，人品、武功堪称真正英雄的水岱、陆天抒、刘乘风都壮志未酬，得以存活而且洋洋得意的倒是那个卑鄙无耻的花铁干。可见天道并不一定公平。但作者在写出人性丑恶一面的同时，也写出人间有真情。丁典与凌霜华在爱情上忠贞不渝，生死与共，就是很好的一对。狄云宅心仁厚，与水笙经受许多苦难后成为相知，遁世而居，淡泊自守，回归自然，也代表了一种人生态理想。

《连城诀》在情节构思上成功地吸取了侦探小说的一些套数。重大情节如神秘老丐的奇异出现，戚长发失踪之谜（先“逃”后“死”，“死”而又“逃”），《连城剑谱》之多次转移（得而复失，

失而复得)，连城诀数字之隐含意义，较小者如丁典狂暴凶狠地折磨狄云，血刀老祖与陆天抒在雪丘下较量，等等，无不令人疑窦丛生，悬念突起，可谓精采异常。但个别环节上似还有不够周严之处。如大宝藏，按第三回中交代，乃六朝时梁元帝积聚埋藏的。“梁元帝性子残忍，想必是埋了宝物之后，将得知秘密的人尽数杀了”。既然如此，何以大宝藏的秘密地址又在一二百年后被人用唐诗中的字编成密码，而编成密码者自身反而对大宝藏无动于衷？这总是需要一点合理解释的吧！

目 录

《连城诀》总论·····	严家炎 孔庆东 (1)
一 乡下人进城·····	(3)
二 牢狱·····	(38)
三 人淡如菊·····	(80)
四 空心菜·····	(122)
五 老鼠汤·····	(150)
六 血刀老祖·····	(191)
七 落花流水·····	(233)
八 羽衣·····	(275)
九 “梁山伯·祝英台”·····	(323)
十 《唐诗选辑》·····	(361)
十一 砌墙·····	(394)
十二 大宝藏·····	(431)
后 记·····	(452)

一 乡下人进城

托！托托托！托！托托！

两柄木剑挥舞交斗，相互撞击，发出托托之声，有时相隔良久而无声息，有时撞击之声密如联珠，连绵不绝。

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，三间小小瓦屋之前，晒谷场上，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，正在比试。

屋前矮凳上坐着一个老头儿，嘴里咬着一根短短的旱烟袋，手中正在打草鞋，偶尔抬起头来，向这对青年男女瞧上一眼，嘴角边微微含笑，意示嘉许。淡淡阳光穿过他口中喷出来的一缕缕青烟，照在他满头白发、满脸皱纹之上，但他向吞吐伸缩的两柄木剑瞥一眼之时，眼中神光炯然，凛凛有威，看来他年纪其实也并不很老，似乎五十岁也还不到。

那少女十七八岁年纪，圆圆的脸蛋，一双大眼黑溜溜地，这时累得额头见汗，左颊上一条汗水流了下来，直流到颈中。她伸左手衣袖擦了擦，脸上红得像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的红辣椒。那青年比她大着两三岁，长身黝黑，颧骨微高，

起首就绘声绘影，亦述亦描，此乃新文学而非传统小说之笔法也。金庸运用旧形式，又不墨守旧形式。

粗手大脚，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，手中一柄木剑倒使得颇为灵动。

“娇嗔”二字，
点出这对青年男
女非同寻常之关
系。

突然间那青年手中木剑自左上方斜劈向下，跟着向后挺剑刺出，更不回头。那少女低头避过，木剑连刺，来势劲急。那青年退了两步，木剑大开大阖，一声吆喝，横削三剑。那少女抵挡不住，突然收剑站住，竟不招架，娇嗔道：“算你厉害，成不成？把我砍死了罢！”

那青年没料到她竟会突然收剑不架，这第三剑眼见便要削上她腰间，一惊之下，急忙收招，只是去势太强，噗的一声，剑身竟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。那少女拍手叫好，笑道：“羞也不羞？你手中拿的若是真剑，这只手还在吗？”

那青年一张黑脸黑里泛红，说道：“我怕削到你身上，这才不小心碰到自己。若是真的拼斗，人家肯让你么？师父，你倒评评这个理看。”说到最后这句话时，面向老者。

暂入五里雾中，
不久当可自明。

那老者提着半截草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先前五十几招拆得还可以，后面这几招，可简直不成话了。”从少女手中接过木剑，挥剑作斜劈之势，说道：“这一招‘哥翁喊上来’，跟着一招‘是横不敢过’，那就应当横削，不可直刺。阿芳，你这两招是‘忽听喷惊风，连山若布逃’，剑势该像一匹布那样逃了开去。阿云这两招‘落泥招大姐，马命风小小’倒使得不错。不过招法既然叫做‘风小小’，你出力的使剑，那就不对了。咱们这一套剑法，是武林中大大有名

的‘躺尸剑法’，每一招出去，都要敌人躺下成为一具死尸。自己人比划喂招虽不能这么当真，但‘躺尸’二字，总是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爹，咱们的剑法很好，可是这名字实在不大……不大好听，‘躺尸剑法’，听着就叫人害怕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听着叫人害怕，那才威风哪。敌人还没动手，先就心惊胆战，便已输了三。”他手持木剑，将适才这六招重新演了一遍。只见他剑招凝重，轻重进退，俱是狠辣异常，那一双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，拍起手来。那老者将木剑还给少女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再练一遍。阿芳别闹着玩，刚才师哥若不是让你，你小命儿还在么？”

那少女伸了伸舌头，突然间一剑刺出，迅捷之极。那青年不及防备，急忙回剑招架，但那少女占了机先，连连抢攻，那青年一时之间竟没法扳回。眼见败局已成，忽然东北角上马蹄声响，一乘马快奔而来。

那青年回头道：“是谁来啦？”那少女喝道：“打败了，别赖皮！谁来了跟你有甚相干？”刷刷又是连攻三剑。那青年奋力抵挡，怒道：“你道我怕了你不成？”那少女笑道：“你嘴上不怕心里怕。”左刺一剑，右刺一剑，两招去势极是灵动。

其时马上乘客已勒住了马，大声叫道：“‘天花落不尽，处处鸟衔飞！’妙啊！”

那少女“咦”的一声，向后跳开，向那乘客

本门派人物出场。

打量，只见他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，服饰考究，是城里有钱人家子弟的打扮，不禁脸上一红，轻声道：“爹，他……他怎么知道？”

那老者听得马上乘客说出女儿这两招剑法的名称，心下也感诧异，正待相询，那乘客已滚鞍下马，上前抱拳说道：“请问老丈，麻溪铺有一位剑术名家，‘铁锁横江’戚长发戚老爷子，他住在哪里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便是戚长发。什么‘剑术名家’，那可是万万不敢当了。大爷寻我作甚？”

那青年壮士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晚辈卜垣，跟戚师叔磕头。晚辈奉家师之命，特来叩见。”戚长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伸手扶起，双臂微运内劲。卜垣只感半身酸麻，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戚师叔考较晚辈起来啦，一见面便叫晚辈出丑。”

戚长发笑道：“你内功还差着点儿。你是万师哥的第几弟子？”卜垣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晚辈是师父第五个不成材的弟子。师父他老人家日常称道戚师叔内功深厚，怎么拿晚辈喂起招来啦！”戚长发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万师哥好？我们老兄弟十几年不见啦。”卜垣道：“托你老人家福，师父安好。这两位师哥师姊，是你老人家高足罢？剑法真高！”

戚长发招招手，道：“阿芳，阿芳，过来见过卜师哥。这是我的光杆儿徒弟狄云，这是我的光杆儿女儿阿芳。嘿，乡下姑娘，便这么不大方，都是自己一家人，怕什么丑了？”

戚芳躲在狄云背后，也不见礼，只点头笑了笑。狄云道：“卜师兄，你练的剑法跟我们的都是一路，是吗？不然怎么一见便认出了师妹剑招。”

戚长发“呸”的一声，在地下吐了口痰，说道：“你师父跟他师父同门学艺，学的自然是一路剑法了，那还用问？”

卜垣打开马鞍旁的布囊，取出一个包袱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戚师叔，师父说一点儿薄礼，请师叔赏面收下。”戚长发谢了一声，便叫女儿收了。

戚芳拿到房中，打开包袱，见是一件锦缎面羊皮袍子，一只汉玉腕镯，一顶毡帽，一件黑呢马褂。戚芳捧了出来，笑嘻嘻的叫道：“爹，爹，你从来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衫，穿了起来，哪还像个庄稼人？这可不是发了财、做了官么？”

戚长发一看，也不禁怔住了，隔了好一会，才忸忸怩怩的道：“万师哥……这个……嘿嘿，真是的……”

狄云到前村去打了三斤白酒。戚芳杀了一只肥鸡，摘了园中的大白菜和空心菜，满满煮了一大盘，另有一大碗红辣椒浸在盐水之中。四人团团一桌，坐着吃饭。

席上戚长发问起来意。卜垣说道：“师父说跟师叔十多年不见，好生记挂，早就想到湖南来探访，只是师父他老人家每日里要练‘连城剑法’，没法走动……”戚长发正端起酒碗放在唇边，将刚喝进嘴的一口酒吐回碗里，忙问：“什

无意之笔，或有妙用。

渐渐入题。

么？你师父在练‘连城剑法’？”卜垣神情很是得意，道：“上个月初五，师父已把‘连城剑法’练成了。”

戚长发更是一惊，将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放，小半碗酒都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和胸前衣襟都是酒水。他呆了一阵，突然哈哈大笑，伸手在卜垣的肩头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好小子，你师父从小就爱吹牛。这‘连城剑法’连你师祖都没练成，你师父的玩艺儿又不见得如何高明，别来骗你师叔啦，喝酒，喝酒……”说着仰脖子把半碗白酒都喝干了，左手抓了一只红辣椒，大嚼起来。

卜垣脸上却没丝毫笑意，说道：“师父知道师叔定是不信，下月十六，是师父他老人家五十岁寿辰，请师叔带同师弟师妹，同去荆州喝杯水酒。师父命晚辈专诚前来相邀，无论如何要请师叔光临。师父说道，他的‘连城剑法’只怕还有练得不到之处，要跟师叔一起来琢磨琢磨，师父常说师叔剑法了得，我们师兄弟如得师叔指点几招，大伙儿一定大有进益。”

戚长发道：“你那二师叔言达平，已去请过了么？”卜垣道：“言二师叔行踪无定，师父曾派二师哥、三师哥、四师哥三位，分别到河朔、江南、云贵三处寻访，都说找不到。戚师叔可曾听到言二师叔的讯息么？”

戚长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师兄弟三人之中，二师哥武功最强，若说是他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，我倒还有三分相信。你师父嘛，嘿嘿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”

言达平其人于是有了神秘性，为读者所关注。

他左手抓住酒壶，满满倒了一碗酒，右手拿着酒碗，却不便喝，忽然大声道：“好！下月十六，我准到荆州，给你师父拜寿，倒要瞧瞧他的‘连城剑法’是怎么练成的。”

他将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顿，又是半碗酒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、衣襟上都是酒水。

“爹爹，你把大黄拿去卖了，来年咱们耕田怎么算啊？”

“来年到来年再说，哪管得这许多？”

“爹爹，咱们在这儿不是好好的么？到荆州去干什么？什么万师伯做生日，卖了大黄做盘缠，我说犯不着。”

“爹爹答应了卜垣的，一定得去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怎能反悔？带了你和阿云到大地方见世面，别一辈子做乡下人。”

“做乡下人有甚么不好？我不要见甚么世面。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。我带着它去吃草，带着它回家。爹爹，你瞧瞧大黄在流眼泪，它不肯去。”

“傻姑娘！牛是畜生，知道什么？快放开手。”

“我不放手。人家买了大黄去，要宰来吃了，我不舍得。”

“不会宰的，人家买了去耕田。”

“昨天王屠户来跟你说什么？一定是买大黄去杀了。你骗我，你骗我。你瞧，大黄在流眼泪。大黄，大黄，我不放你去。云哥，云哥！快来，爹爹要卖了大黄……”

“阿芳！爹爹也舍不得大黄。可是咱们空手

“牛是畜生”点出这位师傅生性似有点残忍。

上人家去拜寿，那成么？咱们三个满身破破烂烂的，总得缝三套新衣，免得让人家看轻了。”

“万师伯不是送了你新衣新帽么？穿起来挺神气的。”

“唉，天气这么热，老羊皮袍子怎么背得上身？再说，你师伯夸口说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，我就是不信，非得亲眼去瞧瞧不可。乖孩子，快放开了手。”

活画出乡下姑娘
戚芳的纯朴天真。

“大黄，人家要宰你，你就用角撞他，自己逃回来，不！人家会追来的，你逃得远远的，逃到山里……”

半个月之后，戚长发带同徒儿狄云、女儿戚芳，来到了荆州。三人都穿了新衣，初来大城，土头土脑，都有点儿心虚胆怯，手足无措。打听“五云手”万震山的住处。途人说道：“万老英雄的家还用问？那边最大的屋子便是了。”

狄云和戚芳一走到万家大宅之前，瞧见那高墙朱门、挂灯结彩的气派，心中都是暗自嘀咕。戚芳紧紧拉住了父亲的衣袖。戚长发正待向门公询问，忽见卜垣从门里出来，心中一喜，叫道：“卜贤侄，我来啦。”

卜垣忙迎将出来，喜道：“戚师叔到了。狄师弟好，师妹好。师父正牵记着师叔呢。这几天老是说：‘戚师弟怎么还不到？’请罢！”

戚长发等三人走进大门，鼓乐手吹起迎宾的乐曲。锁呐突响，狄云吃了一惊。

大厅上一个身形魁梧的老者正在和众宾客周